

第六二四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文學名家列傳

三一四

(卷)

#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三十二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

南齊一

崔慰祖

張融

謝朓

劉徽

陸厥

孔稚圭

賈淵

劉繪

謝朓

王逸之

周顥

陸澄

祖沖之

十彬

謝朓

王逸之

崔慰祖

南齊二

文學典第三十二卷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

按南齊書文學傳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

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

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嗣毀不滅性政當

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

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

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質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袞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基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一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夙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夙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律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碑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逸之

莊之

右僕射王儉重儒衛送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書今喪服集記逸之難儉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逸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未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大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逸之率素衣裳不滌机案慶黑年老子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顯上啓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勅使纂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成加編錄黜陟遷補悉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維新故太宰臣淵奉宣勅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張融

按南齊書本傳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暉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遺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觀錢帛獨襯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潛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僚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賦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負內敷情敷外殼者言之棄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

# 古今圖書集成

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鳥表裏秀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典絕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爲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回混浩瀆巔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從<sub>烈</sub>撞則八紂摧隣鼓怒則九紐裂<sub>捨</sub>于長風以舉波湧<sub>麻</sub>音天地而爲勢<sub>潔</sub>音盤澤及<sub>浩</sub>音洽合來往相爭<sub>幽</sub>音<sub>子</sub>漢音<sub>矣</sub>淵<sub>於</sub>渤海<sub>泉</sub>石成窟西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折扶桑而爲渣在<sub>茅</sub>濩<sub>漢</sub>音<sub>水</sub>渾<sub>汜</sub>於<sub>汨</sub>于<sub>碣</sub>於<sub>雍</sub>勃<sub>非</sub>淬<sub>音</sub>淪<sub>于</sub>澗<sub>音</sub>轉<sub>於</sub>湍<sub>音</sub>轉<sub>於</sub>湍<sub>音</sub>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穀港<sub>於</sub>漣<sub>音</sub>於<sub>灘</sub><sub>音</sub>轉輾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競闢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滿於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苔苔帶蒂晉晝翳<sub>秀</sub>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sub>茫</sub>汎于<sub>于</sub>汴河汨<sub>于</sub>磈<sub>于</sub>漫<sub>音</sub>桓旁踞<sub>於</sub>岳橫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sub>崕</sub>于<sub>礪</sub>音<sub>峰</sub>架石相陰密曠<sub>後</sub>卑阨阨橫出旁入嵬嵬<sub>其</sub>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峰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軒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洚<sub>許</sub>泊<sub>於</sub>百深<sub>于</sub>巖<sub>拍</sub>芳<sub>百</sub>嶺觸山礲石汗澗<sub>于</sub>澗<sub>音</sub>況<sub>于</sub>喫<sub>于</sub>決<sub>于</sub>灘<sub>音</sub>流<sub>于</sub>禪<sub>于</sub>五<sub>于</sub>峴<sub>音</sub>五<sub>于</sub>頓<sub>音</sub>浪低波<sub>暮</sub>苦<sub>音</sub>降<sub>于</sub>破<sub>音</sub>文<sub>于</sub>硯<sub>音</sub>江<sub>于</sub>折<sub>音</sub>嶺<sub>於</sub>挫<sub>音</sub>峰<sub>於</sub>宰<sub>音</sub>浪<sub>於</sub>硯<sub>音</sub>招<sub>于</sub>朋<sub>音</sub>山

相陪<sub>合</sub>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磕<sub>獸</sub>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逮龍魄陸振虎魂却瞻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蹠浪風倒推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瑞光而交綵接王繩以通華爾乎夜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幽暖岫戶益藍九天相掩五地交氛汪橫<sub>橫</sub><sub>音</sub>沉沉<sub>于</sub>浩浩<sub>音</sub>濟人之表<sub>漠</sub><sub>于</sub>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噴若乃灑沙構白漱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產魚則何懼<sub>羣</sub><sub>鮒</sub><sub>音</sub>鮓<sub>音</sub>鮁<sub>音</sub>鮋<sub>音</sub>鮒<sub>音</sub>鮚<sub>音</sub>鮻<sub>音</sub>鮻<sub>音</sub>鮻<sub>音</sub>鮻<sub>音</sub>鮻<sub>音</sub>鮻<sub>音</sub>吐食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sub>噓</sub>于<sub>噓</sub>成流雨而揚雲奮<sub>壯</sub>脊架岳而飛墳<sub>挺</sub>動崩<sub>崩</sub>山之勢<sub>聰</sub><sub>矣</sub>曉<sub>於</sub>七曜之文蟠<sub>于</sub>螭<sub>音</sub>珥<sub>音</sub>綺<sub>音</sub>貝繡螺元珠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沫景登春伏鱗瀆絲昇鯈洗文若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晉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碱<sub>去</sub>遠抵蘿木以激揚浪相磚<sub>各</sub>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眄芬芳於遙渚汎灼燦於長濤浮爐雜舳遊船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絕振排天之雄颯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福<sub>萬里</sub>而無特漢天地於揮忽離隼飛而未半鯤龍趨<sub>食</sub>而不違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烏陽禽春毛羽遠翅風素長絃四斷平表九絶堆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

侶竝翰翻羣飛關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層漢無陰照天容於鯨清鏡河色於鯕溝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真乃若幽崖隱<sub>於</sub>簡<sub>於</sub>限<sub>於</sub>奧<sub>於</sub>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株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sub>共</sub>風蕩洲礪<sub>去</sub>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微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論深瓊池玉堅珠珊瑚<sub>於</sub>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珊瑚竦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瀆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滙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龍色以拂煙鏡懸輝以照雪爾乃方員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于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緣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腹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人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咷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為大矣融文辭激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

耳融卽求筆注之曰瀘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  
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  
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十展有舊展于  
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  
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  
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元  
微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  
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  
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  
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綯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  
二曹領事劉勔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勔不融議宜哭  
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  
不融議不宜拘小忌尋兼掌正府融見宰殺回車徑  
去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  
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元謨所錄  
將殺之元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  
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末書曰融昔  
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革席弱  
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  
扶粟裹脩女贊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  
十年七仕不欲待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  
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舛錯亦  
也進不辨責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  
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十風

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  
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  
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謙越坐常危膝  
行則曳步翹首仰身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  
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  
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  
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有本文爾藍縷亦虧朝望  
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  
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  
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  
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  
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  
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勅朝臣集聽  
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旣畢乃長歎曰嗚呼  
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融  
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  
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遣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  
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  
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妾一人哀事畢各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  
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融元義無  
體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  
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  
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  
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  
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  
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  
暑絃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  
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  
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  
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  
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  
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

官軍欲殺融父暢與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  
典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  
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  
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  
長史融有孝義忘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  
義宣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  
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茲司馬得活爾  
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徵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  
弔之悉脫衣以爲搏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徵豫章  
王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  
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遣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  
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  
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妾一人哀事畢各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  
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融元義無  
體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  
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  
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  
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  
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  
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  
暑絃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  
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  
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  
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  
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  
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

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  
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  
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  
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意  
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  
漢魏故無取嗟晉宋吾大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  
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  
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文集數十卷行于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  
充融卷稷

## 周顥

按南齊書本傳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  
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  
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  
賞異頤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  
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  
開性太陰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顥曰天險地險王  
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  
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  
之事顥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  
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微初出爲剡令有恩  
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  
政引接顥顥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  
顥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軍後軍  
參軍山陰令縣舊訂勞民以供雜使顥言於太守聞  
喜公子良曰寡見勞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  
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

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斬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  
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粗杖被錄稽  
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  
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  
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  
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蹟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  
足過此列城不無凋弊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  
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  
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東宮顥還正員郎始興王  
前軍諮議直侍殿省復見賞遇顥首辭辯麗出言不  
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  
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  
空假名難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假名空西涼州智林  
道人遺顥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  
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  
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  
捉塵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  
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顥  
於鐘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如故  
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恆散  
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元圃茅齋壁國  
子祭酒何引以倒薤書求就顥摸之顥笑而答曰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顥虛席晤語辭韻  
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元言相

帶彌日不解清貧貧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  
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  
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引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  
子又問顥卿精進何如何引顥曰三塗八難共所未  
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  
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  
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引言斷食生禽飲食肉  
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  
之學生鍾屹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  
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  
慙渾沌之奇礪殼外誠非全人之慎不悴不禁曾草  
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  
未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屹議大怒引兄點亦遁節  
清信顥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  
在不近全菜耶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典載策  
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  
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  
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  
善爲士者豈不以忍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  
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  
以味彼就免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  
區微卵脆薄易矜歛彼弱麁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  
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穢加復恣忍吞嚥至乃野  
牧盛羣閉羣畜圈量肉揣毛以換枝剝如土委地僉  
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二世理誣則幸矣  
更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

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散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蹤至於最鬼夜雖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倂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驚刀寧復慈心所忍驕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凝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顚卒官時會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謝蕡

按南齊書本傳藩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藩四兄颺肅顯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達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藩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廬人廣衆之中藩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植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藩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驃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藩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

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盜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駕諸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効爲劫一百七十二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藩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藩官藩又使典藥吏養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並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藩與客闋基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卽位藩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讞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藩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藩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藩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藩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與論啓公事稽晚藩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諡簡子初兄朏爲吳興藩於征虜渚送別朏指藩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藩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勒藩碑文

陸澄

按南齊書本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

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體撫軍長史加綏遠將軍襄陽太守竝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効憲等晏然左丞任迺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思勅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憲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漢憲罰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龔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魯而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李之貴道濟元



爲况搢紳領袖宗勝達子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  
此少之時東海王擒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  
王子貞校試諸學士唯擒問無不對末明中天忽黃  
色照地衆莫能解擒云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  
郡

劉獻

按南齊書本傳獻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  
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獻初州辟祭  
酒王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璫亦有名先應州舉  
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會與獻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  
秀州間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  
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獻  
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獻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  
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  
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  
行參軍公事免獻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  
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袁粲詠獻徵  
服往哭并致轉助太祖踐阼名獻入華林園談語謂  
獻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獻對曰陛下誠前  
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  
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  
過人敕獻使數入而獻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  
用獻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獻曰上  
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  
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獻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  
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闢養重拜彭城郡丞  
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郡

耳上又以獻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  
軍丞如故獻終不就武陵王曠爲會稽太守上欲令  
獻爲聘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末明初竟  
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獻與張融王思遠書  
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  
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  
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  
夙學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  
供養妻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  
修正勉屬於階級之次見其縑縷或復賜以衣裳袁  
褚諸公咸加勸屬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  
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  
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  
有身病而求歸者未嘗前良在己何若又上下年尊  
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  
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  
侵豈宜攝齋河間之廳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  
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  
初教便自希得托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  
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  
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鎮魏闕高公子之仁  
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襄  
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蹟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  
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  
尉並不拜獻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  
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  
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

按南齊書文學傳冲之字文遠范陽人也祖昌宋  
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  
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  
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曆比古十一家爲  
密冲之以爲尚疎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  
遠稽昔典五帝疎大三王爻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  
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  
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一千餘稔日月離合之微星度

在禮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  
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世祖爲獻  
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獻曰室美爲  
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詒作講堂猶恐見害也  
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獻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  
縝將廚於獻宅營齊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時  
年五十六獻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  
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  
阿稱獻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  
司徒褚淵爲獻娶王氏女王氏極壁挂履土落孔氏  
牀上孔氏不悅獻卽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虛足爲  
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爲獻立碑謚曰  
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獻講月令  
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  
今講此會不得其勢歸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  
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  
中土今旣來南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歷安西記  
室尚書左丞

祖冲之

按南齊書文學傳冲之字文遠范陽人也祖昌宋  
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  
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  
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曆比古十一家爲  
密冲之以爲尚疎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  
遠稽昔典五帝疎大三王爻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  
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  
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一千餘稔日月離合之微星度

疎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筭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殊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一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革法三百九十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即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傳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衡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遠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

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爻會遲疾亦並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懈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于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駕驛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目鈞使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文謝靈運傳後又論官商厥與約書曰范增事自序性別官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末明體沈約宋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顥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官商以平上去入

按南齊書文學傳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高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顥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官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末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官商厥與約書曰范增事自序性別官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目鈞使宮商相變低昂舛舛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元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誨清聰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離合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詞君子執其詆詞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詞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之談操未續顯之說與元黃子律呂比五色之相宜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木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末元一年冲之卒年七十

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陸厥真矣

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  
官微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伸至于掩瑕藏疾合  
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  
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  
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  
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諱其一合了  
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  
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  
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  
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  
精正詠史無虧于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于憑虛  
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  
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賸于七步  
一人之思遲遠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  
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  
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  
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  
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  
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  
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  
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于訓義非聖哲立言  
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  
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  
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  
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  
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  
反譬如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闔緩失調之聲以洛神

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  
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綺錦寧有  
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  
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  
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  
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懾而卒  
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

### 謝朓

按南齊書本傳朓字元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  
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  
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

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  
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咸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  
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密以啓  
聞世祖勅曰侍讀虞雲自宜極應侍接朓可還都朓  
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  
羣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既辭子  
隆曰朓聞潢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瑟之乘希沃  
若而中疲何則阜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  
鳴悒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帶  
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  
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元末更囁惑與弟祀  
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  
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  
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風密致意于朓欲以  
爲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風所言不肯答少日遙  
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興  
盛劉煊與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

切蕃房寂寥舊事輕舟反沂影獨留白雲在天龍  
門不見去德漱未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  
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祚  
席無改雖復身墳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墳弟告辭悲  
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見許高宗輔政以朓爲驃  
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  
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  
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  
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  
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  
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  
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  
陋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自  
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頤並讓記室今豈  
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  
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闈  
章表不異例旣如此謂都自非疑朓又啓讓上優答  
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  
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元末更囁惑與弟祀  
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  
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  
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風密致意于朓欲以  
爲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風所言不肯答少日遙  
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興  
盛劉煊與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

稱勅召朕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禱曠等連名啓  
誅朕曰謝朕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  
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于矯  
事比遂扇動內外處奸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  
謗親賢輕議朝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  
著其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  
公等啓事如此朕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  
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蓄邸日夜從諛仰窺俯  
畫及還京師讒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己功素論于  
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  
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逐復矯構風塵委  
惑朱紫貶朝政疑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  
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  
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朕  
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朕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朕妻  
常懷刀欲報朕朕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  
朕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子寡妻朕  
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 孔稚珪

按南齊書本傳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  
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于  
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  
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于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  
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大夫  
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  
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  
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簏盛靈產上靈臺令

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  
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  
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曹行參軍  
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  
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  
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  
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  
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  
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註先是七年尚書刪  
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  
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裴杜預同注一章  
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  
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于失政絳  
侯慷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  
帝業下車之痛每側仁滿堂之悲有於聖思爰發  
德音刪正刑律勅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  
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  
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于義乃備者又取一  
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  
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從  
之于是公卿八座參議者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  
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  
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墨繩爲正取  
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  
邪萌深杜奸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

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東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  
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續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  
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  
注律謹奉聖主諮詢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  
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  
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  
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  
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  
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幸寧失有罪是  
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  
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  
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  
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干帙裏冤魂猶結于  
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  
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  
急不可不防治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  
亦亂其經或以軍動餘力或以勞吏暮齒憮情濁氣  
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  
其罪寃積之典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  
公哭于邊城孝婦寃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  
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  
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閭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  
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慙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  
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墮下走之手矣今  
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官流班習胄子拔其精  
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選其能邑

長並擢其術則臯絲之謀指掌可致杜郵之業彰焉何遠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陞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轉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一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一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廷推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載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鶻鳴狼跋不足喜怒蜂目蠭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宰弘之以大度處之以姦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霆之怒爭蟲鳥之氣百勝不足稱雄橫屍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塞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霜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輪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渤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

百旅頓降李廣敗于前鋒李陵沒于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于宮闈山淵反覆黔百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強敵遂乃連城覆徒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昏日登皇聲震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木屠劒首長蛇餘喘倫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蠭壤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隙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徐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瞻多設疑兵使精銳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姑而慮屈然後發東詔馳輕驛辨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食而好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賄畏威喜賄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旣懲憇

臣之言和亦懼闊伏願察兩途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元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畱本任稚珪風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引而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機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仲舉末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輦走因此疾甚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十彬著《葛勸》

按南齊書文學傳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覺鳴死滅族公頤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念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溫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誰謂宋遠跋子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貧出售其財以償賦賦稅多不收其家貧至露立於市中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縗屨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解脩辦事皮膚渾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耗弱加以臭穢故革席蓬纏之間蚤虱環流淫癩潤溼無時忽肉探揣摸撮日不替手虱有談言朝生暮孫

#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招齧不能加脫略緩端復不勦于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杌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十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禽獸云牛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鷄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紓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諱事也文章傳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勤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叔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迄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賈淵

按南齊書文學傳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諱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勅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年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

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鬻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彌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氏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僕人王泰賣雙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于棲長謝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于世

劉繪

按南齊書本傳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動喜曰汝後若東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名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更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張也復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宮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既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

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顥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願解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須臾便成疑惟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福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敕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闋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翰高宗卽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暉爲湘州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遺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粗櫛服闋爲寧朔將軍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兗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

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詡弟琪字士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羨財物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琪善畫婦人世並爲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三十三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一

梁一

江淹

到溉

到洽

謝朏

基

劉苞

東里

任昉

東里

沈約

裴

何遜

廣陵

丘遲

江淹

張充

文學典第三十三卷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一

江淹

按梁書本傳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

沈靜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

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

辭連淹繫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翼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

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覽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思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謾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半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盃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炳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嘗欲結纓伏効少謝萬一刻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墮罔憲身限幽固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關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囊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鮑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銘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榮光塞河西洎

臨洮秋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德體而下官抱痛圍鬥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悟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卽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名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故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擅帥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

令參掌詔冊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

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二年還爲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

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

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

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雲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

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即位爲

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

還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

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

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

名耳天時人事尋當繼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

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爲冠軍將軍祕書監

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爲散騎常

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

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稱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爲素服舉哀贈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

篇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子蕭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爲長城令

### 到沈

按梁書文學傳沈字茂淥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

宋將軍父搗齊五兵尚書沉幼聰敏五歲時搗於屏

風抄古詩沉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

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

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

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

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

史詔沉通籍焉時高祖諱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詔

沈爲二百字一刻使成沈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

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

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沈爲殿中曹侍郎

沈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

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沈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

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

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諭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

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

餘篇

到沈並

按梁書本傳沈字茂淥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驍

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

郎沈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

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

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

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沈爲輕車長史行

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沈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

間有進止每須詢訪道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

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

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

入爲左民尚書沈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

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

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帶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

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沈素謹厚特被

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沈第山池有奇石高

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沈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

异曰卿謂到沈所輸可以送未沈斂板對曰臣旣事

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

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沈家門雍

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後便

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

禮誦高祖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

者沈家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

又不好交遊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

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

世時以沈洽兄弟比之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

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子鏡字圓照安西湖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

卒

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乘蟻之赴火豈焚身之可悉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到洽

按梁書本傳治字茂公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會孫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治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治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治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員外郎謝朓欲薦之洽觀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治兄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監初溉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卽詔爲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讀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式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

殿中郎治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

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

奉敕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爲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

四年入爲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俄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復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車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

號爲勁直當時肅清以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雋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一贈侍中諡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明北竟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陞太常俎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倘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乂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昔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

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惆悵近張新安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

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謝朏

跋

卷

三

中華書局影印